

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

郑振铎

小说精品

XIAO SHUO JING PIN

乐 齐 主 编



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

解振敏

乐 齐 主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小说精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振铎小说精品/乐齐主编.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
(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

ISBN 7-5059-3600-X

I. 郑… II. 乐…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6744 号

书 名	郑振铎小说精品——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
作 者	郑振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孙雁行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47 千字
印 张	14.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600-X/I·2756
定 价	24.3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编辑说明

本书是“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之一种。辑收郑振铎中篇小说二部,短篇小说二十七篇。

郑振铎(1898~1958),现代著名作家、文学史家。笔名 CT、西谛、郭源新。福建长乐人。五四运动期间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参加学生运动,与瞿秋白等创办《新社会》旬刊,并从事文学活动。1921 年与沈雁冰、叶圣陶等发起筹建文学研究会,长期主编该会机关刊物《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积极倡导写现实主义和为人生的“血泪文学”,致力于介绍苏联及各弱小民族的文学。三十年代先后在京沪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执教,潜心学术研究,编辑文学刊物。抗战期间蛰居上海,坚持抗日救亡活动和进步文化工作。抗战胜利后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建国后任文化部副部长。1958 年率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时,因飞机失事逝世。

郑振铎毕生献身于祖国的文化事业。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物考古方面的整理研究,成就卓绝,是享有盛誉的一代学术大师。主要著述有《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等。在文学创作方面,散文、诗歌、小说都有建树,而以小说创作成就最为突出。有诗集《雪朝》(第十集)、《战号》、散文集《山中杂记》、《海燕》、《蛰居散记》,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本书辑录上述三个小说集及集外小说全部作品。

本书由宝祥、伍思编选。

“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编辑组

1998 年 3 月

目 录

中 篇 小 说

向光明去	(2)
桂公塘	(37)

短 篇 小 说

猫	(84)
风 波	(88)
书之幸运	(96)
淡 漠	(107)
失去的兔	(117)
压岁钱	(126)
五老爹	(131)
王 榆	(143)
三姑与三姑丈	(153)
九 叔	(167)
三 年	(177)
五叔春荆	(191)

病室	(201)
元荫嫂的墓前	(209)
赵太太	(220)
取火者的逮捕	(229)
亚凯诺的诱惑	(245)
埃娥	(263)
神的灭亡	(284)
黄公俊之最后	(319)
毁灭	(356)
朝露	(381)
七星	(384)
漩渦	(387)
风涛	(409)
访问	(437)
汨罗江	(445)

中篇小说

向光明去

第一章

太阳光带了一个新鲜的早晨来。久雨的泥地上，还是温腻腻的，满印着大大小小的足迹和钉鞋底的小孔；沿街的石阶上，凹处还积着些雨水，凸出的地方，却已干了，现出白色来。绿叶载着水点，在太阳光中闪闪发亮。好几天没有看见的小麻雀，也唧唧唧唧地重复在空地上及屋檐上忙碌地跳着，飞着，聚语着。

“天晴了。”

一个青年，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从他的房里，开门走了出来。他身材很瘦削，脸色铁青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两个颧骨很高的突出，头发乱蓬蓬的，至少是一两个月没有去梳理的了。他开了门，一见蔚蓝的天色，与晒在天井的西墙角上的太阳光，便如释重负似地自己说了一句，然而声音很冷涩，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毅力而不好修饰的少年。

晴了，晴了，今天可以到公园去了，仲芳，你去不去？”别一个青年，由上屋里踱了出来，一见这太阳光，便快活的向他问道。他的语声如银铃似地响在空中，充满了青年的愉快与

天真。

“去的，闷在屋里好几天，真要病了。你还不打电话约密司周同去么，新甫？和我们去有什么意思！”刘仲芳半开玩笑地说道。

江新甫微微地笑了一笑，不说什么。他是一个善于修饰他自己的青年，从没有人曾见他的衣服是有皱痕或污点或头发有一丝的蓬乱的。他的脸部圆胖而有红晕，不常见他有皱眉的时候。初见他，还当他是一个很趋时的一个豪华公子。他与仲芳同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同住在一个公寓里，又是同学经济的，常在一个课堂里上课，因为所选的功课，倒有十九是相同的。虽然二人意见是常常的歧异，有时且争论得脸红耳热，但却无损于他们的友谊。且谈论的结果，总是新甫为仲芳所折服。他信仰仲芳，他跟随着仲芳走；仲芳似乎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把他笼罩着。

新甫踱到天井，看了看地上，说道：“今天公园恐怕还不能去呢。草地上一定是湿的。还是到三斋去找柳东秀谈谈吧；他近来谈兴很高。你昨天晚上在学生会里的时候，我和他，还有赵巨夫，一直谈到半夜。今天非继续辩论不可。你今天没事么？去，去！”

“还不是一堆空话，说来说去有什么用处！”仲芳冷冷地说道。他的情绪是坚定的，倾向于实际工作的，看得一切空谈都没有意思，都是多余的，对于这些谈着谈着的人，他都不时要表示出轻蔑的态度，然而到了听他们辩论时，他却又不自禁地加入了，只有比别人辩论得更热烈。

“况且我还要到学生会里转一转，恐怕有事。”

新甫一把拖了他的臂膊便走，再不说一句话。他也不想坚持着不去，只好跟随了他就走。过往的人很少，马路上都是湿泥。一辆汽车波波地驶来，湿泥四处的飞溅开去。二人连忙避

过一边，仲芳的蓝布袍上已经被溅有三五点小泥团了。

“该死，这些可恶的汽车。”他咬紧了牙，照例地骂了一句。

向东走了几步，便是三斋。大学生的生活是很自由的，除了几门必修科和他自己爱听的功课之外，可以自由的不去上课，他们都如意的过着自己的生活。有的四处乱跑，有的终日聚众谈天，有的在图书馆中看看书，有的在公寓里写写文章，做几首小诗，或拿了一本英文的小说或剧本在翻译，预备寄到本京的某某报或上海的某某书局去，有的却忙着主办一二个文艺刊物，向四处拉稿凑印刷费。柳东秀便是一个忙于办报的人；他集合了几个同乡，各人出了几块钱，做了几篇文章，便先把第一期的周报印出。这周报名叫《晨星》，所刊的稿子以文艺为主。新甫、仲芳也都曾被拉到过几篇东西，所以也总算是晨星社社员之一。

柳东秀屋里语声喧杂，似乎有不少人在内。仲芳、新甫一推门进去，便有一股人气和烟气交混着的汽味，冲进鼻管里来。屋里充满了热闹的空气，有一种吸引住人使他进来了便不能即离开魔力。他们语声混杂地叫道：“呵，仲芳来了！”“新甫来了！”

“新甫，你好呀，今天怎么不到密司周那里去？替我们向她问问好吧。”年龄最少，而且最好和新甫开玩笑的赵巨夫说道。

同他一样年纪，一样玩皮的罗星高，人家都叫他小罗的，继着说道。“晨星社倒要她做几篇东西呢，你去向她要吧。”

“新甫去要一定有的。”赵巨夫说道。

他一眼看见仲芳又注意到他的头发了，“仲芳的头发还没有修剪么？啊，又是一个星期了。”

“这是没有情人的缘故，你们看新甫的头梳得多么光亮！”

小罗的谈锋又转到新甫身上来。

大家的视线不期的都集在新甫头上，一个个嘻嘻地笑着，新甫红了脸地站着。柳东秀讷讷地招呼道：“请坐吧，请坐吧，椅子没有了，请到床上坐吧。”他很客气的装出了主人的样子，然而并不熟练。床上也已经坐有两个人了。仲芳默默地挤在他们当中，躺了下去，以手为枕。新甫侧坐在床的左角上。

东秀是一个身体细小，举止缓慢，仿佛读书过多而反被过多的知识窒塞住了一样，不大爱说话。然而他对于他的工作，他所爱的工作，却极热忱极肯耐苦地做去，虽然有时未免要迟钝些。

“第一期《晨星》销路还好吧？”仲芳问道。

“各分销处还没有报告来。昨天到青云阁去查了一下，只有三十多份卖去。”柳东秀一句一顿地说道，他的说话，也与他的举动一样，是慢吞吞的。

“不骂人是不行的；要销路好，第一要多放高炮。你们看，康西雨他们办的《火花》的销路好不好？第一期在一个星期内，本京就销去了近千份。听说快要再版了，外埠来要求代派的还不少。”新甫道。

柳东秀冷冷地说道：“只要是骂人，不管他通不通，对不对，都容易引动人的兴致，可惜我们是不会乱骂！”

“老柳，我们《晨星》上要多加些杂感才好呢。这是人人要看的。”小罗忽发表了他的不常有的正经的献议。

新甫道：“还要几篇政治论文才好。象《东方时报》那样的每周时事评论，把每周大事加以有系统的叙述，对于读者也很有用。好在《晨星》本不是专门的文艺刊物。第一期都是诗呀，小说呀，太无活气了，所以不会有人欢迎。我以为大家不妨在做诗做文之外，更须注意到实际的政治问题。”

仲芳由床上霍地坐了起来，说道：“谈今天的实际的政治，

无非是骂阿猫，捧阿狗，有什么意思！现在是什么时候！前几天，不见报上载的么？有一个姓张的——我忘了，也许是姓方的——因为身边带了几本什么书，竟被军警查出，把人扣留了，送到军法处去。下文如何，报上也不再见了。我们有两个态度，一个是低头做我们学生的宣传与工作，向更伟大的目标走去，捉住了一个大要点而加以痛击，再一个是躲在象牙塔里唱唱情诗小曲，或在研究室里考考古物学国学，至于谈什么琐碎的实际政治问题，今天骂这个，明天说那件事不对，后天又要解决财政问题，再一天又是教育问题，却都是无聊的举动。老实说，政治不是琐琐空谈所可改革的。我们天天枝枝节节地在报纸上骂，在报纸上批评他们，有什么用处。有了力量，用自己的手，推倒了他们的宝座，这才对。”他说到这里，把双拳紧紧地攥着，似乎敌人就在他前面。他的态度渐渐的激昂了，他的谈锋渐渐地锐利了。

柳东秀道：“话是不错。不过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有的人下场去比赛，有的人在旁呐喊助威，也要人去一部分一部分的谋解决。我们可以看从前的例子……”

“不，”仲芳插说道，“空话是没有用的。枝节的问题是不能单独解决的。我们见了前面的光明，我们便要举足去走到光明之处。我们要自己下手，我们不应该鼓吹别人向前，而我们自己却躲在后面，仅仅呐喊而已。我们更不应该把我们的能力在小小的地方空费了。我们有双手，”说时，他把他的手伸直了，“我们要用这双手，去把这些恶魔打倒了。我们有一双足，”他立了起来，愈说愈认真，“我们要用这双足，去把这些恶魔踢翻了，踩在足下，”这时，他的足不期的重重的蹬了一下，他的一双大眼睛，闪闪地放出光来。“我们也许是失败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目标，我们的子孙，也许是我们子孙的子孙，向了这个目标走，总有达到的一日！”他的口音一个字一

个字的沉重而深入人耳。

这一番正颜厉色的话，使满个房间都不由得不寂悄的在静听着，如火如剑似的，灼着或挑起听者之热情了。

“老实说，”他又接下去说，“我们都是罪人。空了一双手，什么事都不做，只知饭到了便吃，夜到了便睡。高兴时，写几句不痛不痒的什么诗，做几篇无关无系的什么小说，凑几个钱，出出一个周报半月刊，出出气，骂骂人，不是在屋里高谈阔论，便是到公园，到西山，陪情人享受自然的美景。那都是不正当的生活，那都是非人的生活！这些劳什子的小杂志，早就不应该出版，空话也不必多说，我们要的是实行，是实行的人，一天天的虚度过去，真是可羞呀可羞！”他愈说愈高兴，不容别人插嘴。“最坏的是我们这一班大学生，这一班所谓知识阶级之流的人。光明呀，奋斗呀，为民族而战呀，打倒什么什么呀，我们都会说，而且说得格外的响。讲到实行，我们的一双贵足便如用大钉钉死在地板上，寸步也难移。而且又最会胡思乱想，上穷碧落下黄泉，把什么东西都看透了。什么人生观，什么人类的将来，什么什么——因此，倒把热烘烘的现实，把废纸满桌、败叶满阶的现状都放在脑后了。我们软瘫在沙发上，不，在床上，一件事也不能做。试看，一年来的学生运动之所以没有什么效果，之所以一曝十寒的时喊时息者，不是完全由于学生们之不肯尽力与没有坚定的意志吗？仿佛患疟病似的，时间到了，便喊了几声，发一阵热，时间过去，便就消沉下去了。表面看起来，未尝不轰轰烈烈的，骨子里却是如何？大家自己都是明白的。我们应该忏悔，忏悔，忏悔！”

柳东秀也以他的从容的一字一顿的语音说道；“我们应该悔过，不错的。不过，我们一向总是自由惯了的，也许从好几千年的祖宗以来，便是自由惯了的。我们骂的是所谓好事的人，我们赞的是所谓隐士和许由、林和靖之流，我们耻笑的是

热中，我们向慕的是清高。这许多年许多年的教育与无形中的精神的感化，把我们都交成了如不羁之马似的。我们何尝不知前面光明之所在，但我们不愿趋时和大家同去，我们何尝不想有所作为，但我们却受不了种种有形的束缚与规则。我们应该悔过，我们应该悔过！”

新甫低了头，勉强说道：“我所谓谈实际政治问题乃是……”

仲芳拦住他道：“空谈不必说，你要晓得在世间，实力乃是无上的可贵！我们空喊着打倒什么什么，他们不会因此便被我们打倒的。我们如有了实力，那便是我们胜利的时期了。有一分实力，便有一分成功；做了一分的工作，便近了一分成功之境。”

新甫默然无言，显然是又被折服了。

柳东秀真心忏悔地感动地道：“我们是太怯懦了，太懒惰了，太自私了。我们不肯牺牲什么；我们虽有时工作，却都是为了自己而去做的；我们也奔竞追逐，却是奔竞追逐于个人的名望与私利之后。”他低了头，把手掌搁在桌上，一足向后翘起，似乎全身的重量都支撑在手掌上。

房子里的空气是崇高而热烈，即在最自私者的心里这时也要微微的亮着一星忏悔与自责及责任的感觉的火光。

房门突然呀的开了，大家都不期地停了谈论，向门口望着。一个青年由门口走了进来，他跑得气呼呼的，一眼看见仲芳，便叫道：“原来你在这里，害我寻得好苦！”

仲芳道：“又发生了什么事，守中？”

林守中，一个纯朴耐苦，而习惯于服从的少年，答道，“今天各校评议会议决，明天出发讲演，散发传单，本校的传单，今天非预备好不可。刚才王周意一从评议会回校，便到公寓里找你去，要你动手做。你却不在屋里，所以又叫我来找，

他还有别的事呢。”

“明天又要讲演了么？”新甫诧异地问道。

仲芳匆匆地戴上了帽子，并不答复他，向柳东秀点点头，一直跟了那个来找他的青年走了。“你也来吧，巨夫，”守中又回首向赵巨夫说道。巨夫也立起身，跟着走了。

“又是讲演，有什么用处！”一个青年讥评似地说道。

“可不是！我上一次到前门大街去，向铺子里借了一张凳子，立在凳上讲，声音都喊得哑了，听的人却都是茫茫不知所措似的。有几个挤进来一看，立刻转身走开了，嘴里咕嘟地自语道：‘又是学生讲演！’有几个做着鬼脸，向同伴笑笑，带着不信任之意，说道，‘俺们走吧，’这些都如一支一支的冰箭，射进我的心中，使我的血不由得不冻结了。一切都是冷酷的，无情的，如泥潭似的，任怎样也扬不起波浪来。唉，这种的讲演有什么意思！”新甫慨叹似地说道。

柳东秀道：“话不能如此说。我们只知尽我们的心与力做去而已，至于我们的影响如何我们是不能管的。何况这也并不是没有完全效果的呢。新甫，”他转过去向新甫说，“你明天去不去？近来几个月，出去的人太少了，很不好看。上次贴了通告，全校一千多人，只有三十多个报名肯去，这很使我们自愧。东直门外的国英学校，他们倒来了一百多个呢。”

新甫默然无言，好久才有声无气的答道：“到了明天再说，也许可以去。”而他心里却正想着明天下午与密司周的一个约会。

第二章

一间小屋子，放了几张木桌与板凳，四面都是竹杆白纸之类的东西。两个学生，各据着一张桌子，在白纸做的旗帜上写

着种种的标语。别的两个学生替他们磨墨，还有三四个人则忙着把写好了字的白纸旗粘贴在毛竹杆上。

每个人都热心而有兴趣地在做着他们的工作，如他们在做着自己所最愿意做的工作，如他们孩童时之玩画片，搭积木。他们虽是七八个人，却是同样的一个心；抱着同样的目的，具着同样的热忱。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做事，乃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伟大的目的而做的。他们专心地各做着个人的事，不推却，也不争夺。他们是如同在一个飘荡于大海洋中的一叶小舟中的几个遇难者，亲切而易感动，永不会有争辩，永不会有猜疑。象这样不倦不息地做着公共的事，是大学生，是他们，向来不大有过的。然而自从去年五月以后，他们却已习惯于这样的共同生活了。

“浆糊快要没有了，马上叫老柳去打些来吧。”一个蹲伏于地上，在贴白旗的青年说。

“老柳！老柳！”别一个青年立刻开了门跑到天井中叫道。

仲芳和巨夫、守中，匆匆地走来，推开了门直闯进去。

“仲芳来了，”一个青年见了他，很快活的报名似地说道。

一个正在写标语的人，放下了笔，抬起了头，说道：“啊，仲芳，找了许久，才找到了你！”那是王周意，一个高大身材，北方口音的人。他的语声有气魄而带有些命令的口气。

“今天怎么议决的？”仲芳问道。

“是育文大学代表齐士行的提议，主张明天再出去讲演。有几个学校的代表反对，以为徒然牺牲无益。但我和法专代表孔匡世的意见，都以为又沉寂了好几天了，万不能不有所表示。因此，极力赞同育文代表的提议。大家也无激烈的反对，便把这议案通过了。是这样的，仍照上次一样，全城共分五十大队，我们至少要担任五队，一队在北城一带，一队在南城一带。每队至少要十个人。你看明天五十人可以有没有？”王周

意问。

“大概是有的，不过要派人到各公寓去拉。不拉，是不会有去的人。”仲芳说道，他是根据了好几次经验而说的。

“准定这样办吧。三斋和联升、学庐几个公寓里的人，由你担任去拉吧。一斋由我担任，还有，由”他抬了头，四面地望着，“赵巨夫、林守中、顾大庆三君分头担任。”

他们三个人，这时都在粘贴纸旗，立刻抬起头来答应道：“好的。不过难保有很好的效果。”

周意道：“那不管它，能多拉几个更好，不能也只好罢了。不过，通告总是要贴的，仲芳，”他转身向仲芳说，“你先拟一个通告吧，不必太长，共要写六张，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及各斋各贴一张。”

仲芳便走到了一张靠窗的长桌上，那是一张简陋之极的书桌，除了砚台大笔及一盒印色、几颗图章之外，别无所有了。他磨着墨，侧着头想着通告的措辞。墨磨好了，便提起了大笔，蘸饱了墨水，一口气写了一张。然后，又是一张，又是一张，不到一刻钟工夫，六张通告便都写好了。

周意吩咐道：“顾大庆君，劳驾你把这几张通告拿去贴在各处。”

顾大庆答应了一声，取了通告，另外用一块抛弃在地上的小纸，盛了些架糊，走了出去。

周意对仲芳道：“我们现在拟传单要紧。拟好了，立刻交印刷科去印。三种传单，你以为够不够？”

仲芳正忙着构思，预备起草传单，所以并不开口答他，只点了点头。于是周意又道：“我先把这些标语写完了，劳你驾，先去起草做一二种，我也许可以帮你做一种。”

仲芳低了头，提着笔仍自去思索，只见他不时地写几个字，又停顿了一会，然后再写下去。